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90  
19 February 1987  
CHINESE

---

## 第三九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2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半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范国祥先生（中国）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9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谨向法国外交部长让-伯纳德·雷蒙阁下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他出席我们的会议。他将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首先发言。部长阁下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外交家，曾在法国派驻本会议一些成员国的重要外交岗位上服务过。大家知道，部长阁下对日内瓦和万国宫都不陌生，1958年“防止突然袭击问题专家会议”在这里举行的时候，他就是法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相信各位代表都和我一样，很感谢他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向我们转达法国政府对裁军问题的意见。他未出席我们的会议，这本身就清楚地说明法国政府十分重视裁军方面的问题。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核禁试”以及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各位成员都可以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今天登记发言有法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现在，我首先请法国外交部长让-伯纳德·雷蒙阁下发言。

雷蒙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是多么高兴。我愿借此机会同所有代表团一样，向已故的美国驻本会议代表，洛维茨先生致意。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天轮到中国来主持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机会向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代表致敬。这个国家是法国的友邦，其外交政策与我们的外交政策一样，都是建立在独立行动基础之上的。其安全政策，与法国的安全政策一样，也是以单靠控制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中国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核空间大国。在这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在为实现力量均衡作出贡献，并从而为实现和平作出贡献。同法国一样，中国在八年前就决定参加这个以后成为本会议的新的裁军谈判委员会。

上一次法国政府成员在本会议的发言，可以追溯到1979年。当时，我们正从一个由苏联和美国两主席组织的独一无二的机构转变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这一变化，特别是两主席的取消，是法国在1978年参加这一新机构所提出的条件。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苏美进行双边谈判的同时，是否还有进行多边谈判的余地。当时有人援引乔治·凯南提出的所谓的定律。根据这一定律，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与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并争辩说，任何讨论裁军问题的多边讲坛都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说简直就是徒劳。我愿在这里提醒大家，这决不是法国的立场。

你们这个会议目前正在化学武器领域进行的工作，就其态度的严肃性来说，并不亚于任何其他讲坛所进行的工作。

关于常规武器问题，去年9月在另一个范围内——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所取得的成绩表明，缔结10年以来的第一项东西方协定并不必只有两方参加。当然，建立信任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谁也不能低估这些措施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也不能低估它们这一军备控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些措施使现场视察原则得到认可。

前天在维也纳法国大使馆内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一系列非正式磋商中的第一次磋商——目的是为了研究是否有可能象斯德哥尔摩所建立的信任措施一样，也在常规武器裁军方面取得成就。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坚持认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每一个参加国应代表自己讲话，不应将谈判变成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

法国主张，裁军协定应该是可核查的，应成为一个逐步进展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必须有权维护它自己的安全。因此，法国绝不允许任何法国没有参加、或者没有代表自己发表意见的谈判来影响它的军事力量或它的领土。法国自己要求得到这一权利，自然它也承认其他国家有这一权利。

在本会议新的一届会议开幕的时候，大家普遍感到，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1985年苏美对话的恢复导致在四个月之前举行雷克亚未克会晤。这次会晤使许多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

我在12月时曾指出，雷克亚未克会给大家的印象是——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如有必要，美国可以随时改变其战略，放弃它在欧洲的弹道导弹，尤其是

修改它的贡献，多靠常规手段来发挥威慑的作用。这次会晤中还看到苏联声称：它准备在10年完全放弃它在四分之一世纪内所作的战略投资。设想建立新世界，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人们自然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如果想象明后天就可通过新的战略，对人的理智可能是要求过多了一点。

在雷克亚未克，美国和苏联就一些遥远的、可能是乌托邦式的前景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但是我们应该小心，不要使我们今天的安全基础受到威胁。

正如许多欧洲领导人强调指出的那样，在裁军领域，我们现在必须集中讨论那些现实的、可能的、符合大家愿望的问题。

特别对我们来说，这可以总结为下述三点。

第一，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苏联和美国在雷克亚未克商定的目标，即，在五年内将它们的战略武库削减50%。不用说，这将是一个可观的成果，在军备控制谈判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此，我们显然将会感到极为高兴。在这种情况下，自相矛盾的是，为什么事先又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10年目标，损害了这个五年目标的明确性呢？

第二，我们应该确保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时期内继续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然后，才象在雷克亚未克所提出的那样，在一段时期内酌情通过谈判来修改这个条约。

众所周知，目前正在就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解释问题进行的辩论涉及到美国和苏联双方正在实行的研究计划。这并不是一场新的争论，应该与早日部署防预性系统的问题认真加以区别。这种早日部署超出1972年批准的范围。当年的规定是：象在莫斯科周围那样，双方有权在某一个地点部署100个拦截性反弹道导弹。

我们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的理解从很明显的一点出发，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基本上是双边性的，绝不可能扩展适用到其他国家。因此，应该由两个签署国自己来决定，考虑到新的技术发展，今天有哪些行动符合1972年所规定的条款，

有哪些行动超过了条约中所商定的规定，对条约修改可利用哪些方式，不可利用哪些方式。我还要再补充一点，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也只能由双边商定。

我们赞成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我国代表在1984年就在本会议提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因此，我们希望看到这个条约得到双方尊重，包括在研究活动方面，因为这些活动显然是该条约所允许的。避免技术突破，这是保持条约的稳定、持久的一个因素。

最后，第三个目标应该是：在同一个五年期内削减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在1979年得到我们联盟伙伴的默认，在1981年我们的伙伴更明确地建议实施这一方案。之所以这样做的政治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然而，1987年形势已有变化。1981年我们的盟友曾建议放弃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部署，将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苏联方面削减已有的导弹数目。1987年双方都有了中程导弹，但数量不一样。因此，绝不要因为明天实施这一方案而影响到欧洲的安全，此种方案还需要较详细的时间表、较精确的核查措施。

美国和苏联之间如达成零点方案协定，在执行之前必须首先保证大家的安全。第一，这意味着，必须避免绕过这一协定的可能性（从上面绕过或从底下绕过）。我特别指的是短程导弹的问题。这不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而且也是其他欧洲各国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其次，它意味着，目前常规力量不均衡的后果不得进一步加剧。这一点尽管明显，我们仍不可不加以强调。我记不得美苏在雷克雅未克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这些前景是与欧洲及其安全直接有关的。正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仍处于两种安全之间——现已得到的安全与将来希望得到的安全”。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在常规战争第二次蹂躏我们这个大洲时写了一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指出，“由于这场大风暴自那时以来使这个大陆长期受到破坏，因此，现在我们懂得，世界安全只不过是梦想。然而我们的父辈却把这块大陆作为一个和平大厦，安居在里面。”

今天，欧洲相信，正是通过核威慑这个非常现实的方式，才使欧洲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因此，欧洲不愿看到事情朝往相反的方向演变，允许常规战争和化学战争再度成为可能，甚至——考虑到双方力量的不均衡，考虑到地理方面的因素——说不定一天会爆发起来。换言之，没有任何纯粹的常规威慑可以确保我们这个大陆的安全。

法国赞成在欧洲重新实现常规力量均衡，如果可能的话，实现在较低水平上的均衡。我们还希望，苏美关于略战军备和中程导弹的谈判将会圆满结束。

然而我们认为，正如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先生所回顾的那样，只要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过份，而欧洲常规力量又不均衡，我们的安全就不能不依赖核威慑。因此，我国绝不会同意将我们的核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作为那些由于我们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而不参加的谈判的对象。法国通过共和国总统的声音，在1983年9月和1984年6月宣布了这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就有可能使法国对有效而可核查的核裁军进程作出贡献。这些条件是：

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与法国的核武库之间的差距在性质方面发生了变化。二，常规军备现有的严重不均衡得到纠正，消除化学威胁成为事实。三，不使用任何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威慑——也就是和平的基础——出现不稳定的新的防御系统。

第三方力量的问题不应在核裁军进程中不成比例地被夸大。今天，法国的战略核力量还不到美国和苏联潜在力量的2%。

那么，在雷克亚未克会晤4个月之后，形势是怎么样呢？我说，今天有可能，甚至有希望在较为现实的基础上重新制订裁军和军备控制政策。反过来，如果不争取实现非核化，而一味希望世界上消除弹道武器的话，那么，谈判的结果只可能陷入僵局。

因此，限制核军备是否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首先要看华盛顿和莫斯科是否能较准确地估量谈判所可能、而且应当争取的成果。不仅对1987年说来如此，对未来的几年来说也都是如此。

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论“雷克亚未克之后”的前景和核裁军谈判，原因在于我知道出席本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对这些问题是多么重视。但本会议同样也有它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我指的是：核试验、化学武器以及空间等几个问题。

我们知道，本会议多数成员国是非常重视彻底核禁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1960年代的热衷问题的延续，虽然当时人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环境，而不是裁军。这也是由于法国没有参加的两个裁军协定的承诺的结果。这两个协定是：《1963年大气层禁试条约》，以及法国专家称之为“非武装国家裁军协议”的《不扩散条约》。

法国以前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停止试验是实现核裁军的一个先决条件。相反，它认为只有在由于真正有效核裁军导致的长期进程结束之后，停止试验才有意义。

因此，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所追求的裁军措施各有先后，是大不一样的。我想，承认这一点是诚实的，澄清问题总比模棱两可好一些。

除了对原则的种种考虑之外，还要指出一点事实：法国进行的核爆炸还不到两大国核爆炸的十分之一。法国没有进行过超过150千吨级限的试验。这个级限问题，我们常讨论，不断地讨论，但到今天还难以核实。最后，法国并不认为应当让它的威慑力量逐步陈旧下去。

由于这些理由，我们通知苏联，我们不反对它提议、并实行暂停试验。但我们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何况我们都注意到，去年8月25日苏联的阿赫罗米耶夫元帅承认核试验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这位陆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承认说，核试验大部分是为了检验现有武器的可靠性。美国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看法。现在，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已被削减一半，现有武器的可靠性就可能更为重要。这是一个不可无期限地加以忽视的问题。

本会议就拟订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化学武器、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国际公约所进行的工作，肯定是本会议要解决的最微妙的任务之一。

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使我们对未来公约的形式及若干重要组成部分找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不错，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会出现一些真正的困难。在如此复杂的领域内进行的谈判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也意味着需要做出某些选择。

第一，我们是否想要与生物武器公约一样，干脆规定禁止化学武器，而不管此种禁止及其核查的有效与否？

或者，我们已认识到，由于这类武器的军事效能越来越不需要证实，从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极普通的武器。如果能通过措施，逐步取得成果，对此种武器不仅仅在地理方面（因为此种武器便于运输，地理限制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在储存方面加以限制，这肯定会是一大成就。

第二，核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施加永久压力，防止欺骗行为，还是我们甘愿接受不完善的核查措施，因为谁都无法知道是否有人重建或隐藏了秘密储存？

第三，未来的公约与1925年转让化学武器使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条款之间，应建立何种联系？

第四，我们是否只设法禁止常规化学武器，也就是说，多数拥有工业设施的国家都可以生产的“低级”武器？或者与此相反，是否打算优先解决最现代的化学战剂，甚至防止在这些领域出现未来的技术？此种宏伟计划又是否现实？

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就是这个会议的工作重点。讨论情况说明，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因此，进展也必然是缓慢的。

我们希望取得成果，即使这些成果最初只限于在有待确定的一段时期内逐步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

对于列明剧毒性化学剂的问题，也可以使用同样分阶段进行的方法。我们知道，在目前这个阶段，很难识别剧毒性化学剂的军事用途，因为有些已经用于民用工业，成为医药制品。公约所设想的协商委员会应能在谈判后期，或者在公约实施阶段负责确定识别办法。法国代表团将提出有关这些方面的建议。总的来说，很显然，法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取得具体成果，包括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积极成果。



然而，考虑到谈判尚未能澄清这些问题，法国并不排除在这一领域争取有限的、纯粹属于威慑性的能力的可能性。根据法国在签署《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时所作出的承诺，这只能用于报复，绝不用来进行第一次攻击。无论如何，尽管我们高度重视目前的谈判，法国就象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不可能暂停研究的。

在座诸位都知道，在本会议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措施的同时，苏联和美国也正在日内瓦进行双边谈判。在这两种途径中，我们不应有所偏倚，也不应使其中一种途径受到阻挠。

198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把外空军事化的问题列入关注范围之内。这就同1950年代中期一样，认识到核时代的问题不可忽视，即使当时只有两国拥有核武器。法国在1978年，建议建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后来在1984年又向本会议提出同样建议。这两次都强调指出，不能把这些问题排除出多边辩论的范围之外。

对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我们自然极其重视。正如你们的工作所清楚地说明的那样，目前的制度很不充分，特别是没有免除对第三方卫星的威胁。法国将在该特设委员会工作范围内提出一些建议，其中会考虑到仅根据反卫星武器定义来制订体系的困难。

事实上，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摧毁卫星的办法。因此，要想建立一个防止反卫星系统的国际体系是不现实的。即使真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不会全面。现在看起来，真正优先的问题是如何执行目前空间体系的根本原则，即：根据平等条件使用空间，各国之间不加歧视，不得把空间占为己有。如果采取这个方针，那么，就可以考虑一些具体措施，例如，空间物体的登记和通知、及适用于空间活动的多边行动准则等。

关于机构的设立，可以考虑把执行明朗度措施和空间活动行动准则的责任交给国际卫星监测机构。

在裁军领域，我们往往只能不怕引起失望、不怕被人误解地承认，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容易、理想、或迅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威胁是很分散的。最现代化的武器同时又是最难用的武器，这似乎是矛盾而又是事实。所以，光靠理智不能消除疑虑，怎么能令人感到惊讶呢？

法国希望为裁军作出贡献，但是，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它也认为谈判应该首先为每一国的安全服务。此外，如果裁军能够为发展事业作出贡献，那么法国自然会是第一个感到高兴的。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认为，联合国在1983年创议、而今年夏季终将在纽约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问题会议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军备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国际环境的可预知性和稳定。但是，国际环境的技术演变不断地对军备控制的结构提出挑战。

军备发展的速度超过谈判进展速度，这个恶梦般的情景说明，军备控制所处的僵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二十多年来谈判者就象“豹”书中的年青贵族那样，“赞成变，但求变之后一切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舆论应该关心的是将要发生变化的战争，而不是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是必然的。然而我们都很明白，如果杀人的是武器，那么引起冲突却是人。现代化武器并不是引起紧张局势的首要原因，而只是原有的对抗、长期的利害冲突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是只有耐心的外交才能调解的。

如果裁军和军备控制政策只解决后果，而不解决造成紧张局势以及各国之间不信任的根源，就绝不会取得长久的成果。也就是说，不会导致各国所期望的安全。我们也都明白，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为困难的事，因此也没有什么比我们所作的更有价值的努力。

主席：

我感谢法国外交部长阁下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我或对我国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同志，我们衷心地欢迎你在我们本届会议开幕的月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自1978年加入裁军谈判会议以来，为本会议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积极开展本会议的工作，设法地满足对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提出的各项要求。你在这个时候明智的领导本会议的工作，这就是中国对裁军谈判会议做出的另一项具体贡献。我国代表团保证在你担任会议主席这段时间内将予以充分支持。另外，请允许我感谢加拿大的比斯利大使在本会议去年的最后结束阶段干练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我愉快地欢迎参加本会议的各位新代表——苏联的纳扎尔金大使、意大利的普列赛大使、阿尔及利亚的阿瑟纳大使、罗马尼亚的多尔古大使、法国的莫雷尔大使、日本的山田大使、以及南斯拉夫的科辛大使。

另外，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美国代表团以及洛维茨大使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曾与洛维茨大使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社交关系。同时，我还愿对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现任美国代表团副团长汉森大使表示欢迎。

（用法语说：）

我们极为认真地聆听了法国外交部长雷蒙先生所作的发言。他出席我们这个会议，这证明法国对本会议的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我国外交部长博胡斯拉夫·赫努佩克最近对巴黎的访问中可以看出，法国对国际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布拉格当局认为这次访问是非常有益的，不仅为法捷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着重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12年前在赫尔辛基开始的欧洲合作。

( 回到英语发言 ):

主席同志，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国家和国家集团一直不断地为其安全斗争。和平不管在哪里出现，通常都是用艰苦的流血斗争换来的。这种情况在欧洲不仅发生在古代，而且也发生近代。而且对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来说，这还不是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的手段不断得到改进，手持的长矛大刀被杀人的自动机器以及目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取代。和平与安全是不能够靠这些武器取得的。即使从纯军事技术观点来看，这些武器由于它们的毁灭性，也不能随便使用。所以，今天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和平与安全。

我们这个时代得出了一条意义深远的政治结论：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建立在比以往更为广泛而稳定的基础上。而建立这种基础，只能靠那些愿意不使用武力、在坚定的国际安全条件下进行和平合作、与邻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所有国家。关于建立国际与和平安全全面制度的联大第 41/92 号决议的提案国正是考虑到上述情况方提出了它们的倡议。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真正裁军的措施将必须成为此种全面制度中的主体。

核裁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优先的事项。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星期一在莫斯科对出席建立无核世界、促进人类生存国际论坛的与会者讲话，非常确切地阐了如何处理核裁军的问题。让我援引他的话：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是苏联，美国或其他国家，都无权将人类判处死刑。我们不是法官，亿万人民也不是应受惩罚的罪犯。因此，必须把这个核断头台打碎。”

我们曾密切地注视着去年 10 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美苏会谈。某些政治“专家”将这次会议说成是一次失败，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相反，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打破这个“核断头台”的一次直接尝试。即使那次尝试不可能成功——我不愿意讨论为什么不能成功的原因——但在这个平静的北方岛国举行的这次会晤却为人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而且核武库将不会象不久以前那样被看作不可谈的问题。

我们这个会议是一个代表性很强的机构，所有核国家都参加这个会议的工作。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也应有助于解决一些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已明确的列入本会议的议程中。有人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只应讨论其议程项目中的某些项目，而应将另外一些项目留给双边讲坛或其他有限的讲坛来讨论。对此，我们表示反对。特别是前三个议程项目，是值得我们长久重视的。无论如何，核禁试不仅是我们的议程中的一个优先项目，而且长时期以来也是国际社会注意的中心。

在过去的19个月中，两个主要的核国家中的一国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它愿意停止核试验的意愿。苏联尽一切力量继续单方面停止核试验，如果这种继续遭到中断，那是由于美国在2月3日进行核爆炸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种停止核试验的愿望说明苏联不仅准备实现核禁试，而且还准备有效地解决核裁军的所有方面。单方面采取具体步骤、暂停核试验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苏联有着良好的政治意愿，而不是在空谈和平与善意。

有人呼吁设立核禁试工作机构，我们完全赞成。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涉及核查方面。我们认为，这个机构如能积极而目标明确地工作，可以清楚地说明：

一。实现核禁试是一项紧急措施，会大大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并为就核裁军措施进行顺利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

二。绝大多数国家赞成停止核试验，认识到普遍禁试符合它们的重大安全利益。

三。现在已经具备谈判有效的核禁试、包括建立核查机构所必须的一切因素。

四。需要认真地在—个会议上审议有关核禁试的范围和性质、可能采取的部分措施、进行核查通过的途径等内容的建议，包括各国和各国家集团提出的个别建议，以便将之综合成一个系统，最有效地确保充分遵守禁试条约。

五。核禁试特设委员会还可成为一种必要的桥梁，将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所进行的有益工作同为实现核禁试所作的实际努力相互配合。这种联系将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可较好地利用明年计划进行的传输二级地震数据的实验结果。

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富有成果的工作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具体标准，帮我们审议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是否有用。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有许多正当的理由说明应该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便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为最终实现核禁试采取某些具体步骤。

我们希望很快能重新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不应该对外层空间全面军事化的危险视若无睹。委员会的职权应规定：有客观必要明确肯定地指出现有关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的作用，并说明另外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是，我们认为，以上设想的职权范围不应妨碍我们就业已提出、或今后几个月内可能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交换看法。在这方面，我们对苏联第一副外交部长尤里·沃隆佐夫的发言非常感兴趣。他建议设立一个国际监测机构，核查在向外层空间发射的物体上不放置武器。这是一项新的意义深远的彻底措施，足以牢固地把住关口，防止外层空间的直接军事化。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措施的紧迫性，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强调，目前美国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第一阶段部署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对这个所谓防御计划的支持者似乎已急不可待。他们发现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终于认识到即使核威胁也不会无期限地保持下去。在他们自认“拯救世界的使命”中，对这种核威胁是进行过一番精打细算的。因此，他们赶着要开始战略防御计划的施工，尽快地投入大量财政资源，以便使战略防御计划成为势在必行，不可逆转。如果让他们那种企图得逞，就会使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在将来的许多年中获取巨大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战略防御计划将会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实验室，在那里试验如何将不分目标、狂轰乱炸的“肮脏”核武器变成具有同等效能、但更加“得心应手”、“切实可行”、不浪费能源的武器。有人认为，外层空间浩大无边，足以吸收在地球上难以控制的核爆炸所产生的后果。当然，外层空间的核爆炸能使地球上明显目标免除核毁灭的长期痛苦，而且炸完可以干净地、很快地吹散，岂不“文明”？

事实上，任何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条款及其精神充分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对于这个条约的“广意理解”。此种理解的唯一真正的含义是，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一个障碍，必须把它置诸脑后，这是为外层空间彻底军事化开辟道路的真正第一步。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瑞典的厄可于斯大使干练地领导下很快的被重新设立起来。对此，我国代表团表示欢迎。该委员会这样早日开始工作，采取了新的目的明确的方针，保证本会议将充分发挥其潜力，尽一切可能使化学武器公约在今年定稿。只要具有政治意愿，无论什么都无法阻碍我们解决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依然存在的政治和技术问题。就在两天前，苏联代表团团长纳扎尔金大使在发言中谈到了化学武器储存的地点问题、销毁与转用的问题、以及质疑性核查的某些方面，使本会议又目睹了一次建议性的做法。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建议反映出，他真诚希望加快我们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工作，是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任何轻率结论，不中肯的，不关键的，都是不适宜的。我们希望纳扎尔金大使的建议能在适当的工作级别得到充分讨论。

我们密切注视着特设委员会在不生产化学武器以及质疑性核查等方面进行的工作。在去年秋季和今年一月份举行的暂短会议期间，我们注意到各国在立场方面的分歧逐渐减少。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应该心平气和地、认真地持续下去。我们确信，到今年会议结束时，依然存在的分歧将会大大缩小，在第六条和第九条上甚至可以说达成了基本共同的立场。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就化学武器公约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显而易见，公约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人们现可对公约每基本条款有了十分确切的了解。核查的范围将会很广，允许从公约生效开始进行大量活动，其中涉及对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设施的销毁，永久保证公约在未来得到充分遵守。这样广泛的核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销毁和禁止化学武器是一项雄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如果设法使核查范围将化学物质在成为化学武器之前所经过的道路全包括进去，也是完全符合这一目标的。大家似乎都同意，制造毒素物质的第一步就是合成。进行合成的唯一地点就是实验室。我们不要忘记，像塔崩、沙林或梭曼等第一类物质，也

都是实验室研究的成果。因此，我们赞成，制造化学武器的第一步骤应反映在公约中，并对此采取某些措施。要试图定期检查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那是徒劳的。但是，第一类新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可以长期在实验室合成，不管合成是有意或偶然，如果无视这事实，也将是一大错误。每一个国家拥有的这种实验室的数目是比较有限的。将来对这些实验室进行质疑性视察申报，不应成为过份沉重的负担。如果顺利地按照此种程序行事，就可能创造必要的信任，而且是对民用化学工业进行第一种有效的核查，保证它不生产化学武器。

自从1978年第一届特别裁军联大以来，综合裁军方案一直被列在我们的议程中。在过去差不多十年期间，已经就许多综合裁军方案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只有几个项目依然存在分歧。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似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继续担任主席、全力以赴的领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已重新进行工作。我们坚信，他将竭尽全力，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尽快完成这个方案的定稿。我们将同他进行最积极的合作。但是，打开综合裁军方案大门的钥匙，却掌握在对许多优先项目都没表现过最低限度灵活性的那些人的手中。核禁试就是这些优先项目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

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发言的两位代表都发了言。还有其他的代表要发言吗？ 没有。

现在，我打算把全体会议暂停一下，按照星期二所宣布的安排，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一个非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审议之后，我们再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把非正式会议上形成的决定正式确定下来。此外，我们还要通过本会议下周工作时间表。我宣布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上午11时35分暂停，11时36分复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90次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现在，我把CD/WP.267号文件提交给本会议，请会议做出决定，这份文件涉及到塞内加尔提出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如果没有反对的意见，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根据我的要求，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容是一份本会议和附属机构下星期的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同各特设委员会主席磋商之后编排的。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仅供参考，必要时可以改动。如果没有反对的意见，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想通知大家：2月27日星期五下午3点，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主席将在第三号会议厅举行磋商，参加名额不限，商量同委员会下届会议有关的问题。磋商期间将提供全部会议服务。今天没有什么其他事项要审议了，因此，我打算结束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点举行。我宣布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上午11时40分散会

❌ ❌ ❌ ❌ ❌